

记忆·缄默·梦境

——《远山淡影》的创伤叙事

苏凯旋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在《远山淡影》中,石黑一雄精确把握了创伤主体的心理特征,借用主人公的回忆构建整部作品,不仅呈现了个体的人生困境,也映射出历史语境下的创伤群像。小说中创伤记忆的书写显示出不可靠叙事和空白叙事的特征,主人公的缄默表明叙事的不及物性和个体难以言说的痛苦,梦境赋予文本超越现实的隐喻色彩,使其带有一种悠远淡漠的哀伤之感。《远山淡影》中的创伤叙事展现了石黑一雄高超的写作手法和深厚的人文情怀。

关键词:《远山淡影》;创伤叙事;记忆;不可靠叙事;叙事空白;梦境

中图分类号:I313.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30(2018)04-0028-05

有人称20世纪是创伤的世纪,经历过一战、二战以及大屠杀等一系列灾难的人类遭受了难以治愈的创伤。创伤由此也成为作家的重要关注点,成为文学发生的动机,成为文学作品书写的重要主题和类型。“创伤”本是一个医学用语,《现代汉语词典》:“身体受伤的地方,外伤;比喻物质或精神遭受的破坏或伤害。”^[1]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2]凯西·卡鲁斯进一步指出:“创伤是在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面前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个体原有的经验被覆盖,这些事件表现出通常是延迟的,幻觉和其他侵入方式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反应。”^[3]从词意来看,创伤主要指的是人所受到的精神伤害、心灵伤害。经历过灾难事件的个体会在内心产生创伤,这种创伤在灾难事件之后依然存在,会通过难以控制的记忆、幻觉、噩梦等方式影响个体,使得个体的行为受到干扰,进而导致一种生存的困境。文学是创伤最有力的表征之一,文学常常通过构建创伤记忆,书写创伤后人类的生存境遇,对创伤的书写赋予文学作品关怀人的精神世界的超越性意义。

众多作家通过文学书写创伤,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有关创伤的作品卷帙浩繁:如哈罗德·品特的剧作《尘归尘》,艾萨克·巴舍维茨·辛格的《敌人,一个爱情故事》,E. L. 多克特罗的《欢迎来到哈德泰姆斯来》,略萨的《绿房子》,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大江健三郎的《个人的体验》等,可以说创伤书写是任何时代、任何文化背景下的作家都难以回避的永恒主题。石黑一雄在他的多部作品里都体现出了积极书写创伤记忆的人文取向,如《长日留痕》里的历史记忆创伤,《无可慰藉》中的结构性创伤,《浮世画家》的身份认同困境等。他的处女作《远山淡影》通过记忆书写、叙事空白、梦境展演等创伤叙事手段,对受创作者的心灵痛苦进行了文学化表达,对人的内在精神给予了关怀和反思。

一、记忆:个体叙事后的集体之殇

在《远山淡影》中,利用二女儿来探望她的五天时间,叙述者悦子回忆了自己二十年前二战后的长崎生活。由于刚经历过原子弹爆炸,当时的日本处于一种战后的新生和创伤交织的状态。战后重建正在进行,但经历过残酷战争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使人们内心布满战争的阴霾,难以消散。小说以悦子为叙述者,运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往

收稿日期:2018-04-13

作者简介:苏凯旋(1993-),女,甘肃通渭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事,讲述战后悦子和长崎的家人、朋友之间的往来,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创伤的阴影。战争不仅改变了悦子等个体的人生,也为整个战后的日本带来了精神失落。文本在回忆与现实的来回穿插中运用高超的创伤叙事手法,通过简单的故事呈现出战争、移民、跨文化带给人们的心理创伤。从总体的文化精神的失落到个体命运的困境,这些创伤交织成严密的网,将主人公囚禁于记忆深处,使她从积极自我疗愈的努力转向缄默地沉沦于过往。

通过对创伤回忆的关注,《远山淡影》显示出独特的受创者叙事的特色。卡鲁斯认为:“受到创伤的人往往在他们的内心承载着一段不可能的往事,或者说,他们本身成为了一段他们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往事的症候。”^[4]对于受创者来说,再回到创伤现场是极其痛苦的,而石黑一雄偏偏运用一个经受多重创伤的主人公悦子的回忆叙事来构建小说。从而使叙事传达出一种创伤的症候,这种症候给了小说一种超越平铺直叙的时间厚重感和空间纵深感。小说中悦子难以释怀的往事通过回忆逐层展现出来,带着回忆往事的迷茫和伤感:“那时,回到中川一带仍然会令我悲喜交加。这里山峦起伏,再次走在一座座房子间那些狭窄、陡峭的街道上总是给我一种深深的失落感,虽然我不会想来就来,但总也无法长久地远离这里。”^[5]²¹经历过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创伤滞留在主人公悦子内心,即使二十年后在英国,她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年战后的场景,依然无法走出当年的阴影。文本的记忆叙事采用了一种带有两重性的套盒叙事形式,一方面是当下的叙述者悦子的记忆,另一方面是回忆里经历过战争的悦子和众人对战前的记忆。这种“被讲述的现在与重温的过去交错混杂,叙事带来时间的厚度,同时赋予人物心理的厚度”^[6]。

悦子的创伤来源是多重的:在日本经历了战争,离开日本后又经历流散的创伤和身份认同的障碍,更重要的是景子的自杀带来的痛苦和困惑。这种文化创伤从景子在自己的公寓上吊自杀后,媒体的报道里可见一斑:“英国人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天生爱自杀,好像无需多解释;因为这就是他们报道的全部内容:她是个日本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5]⁵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困惑实际上带有石黑一雄个人的影子,作为一个幼年即移民到英国的日裔作家,石黑一

雄的跨文化经历使他能以特殊的文化身份和视角去审视和展现创伤、反思创伤、探讨创伤记忆与当代人的存在和自我感受的关系。石黑一雄认为“现实世界并不完美,作家能够通过创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与现实抗衡,找到与之妥协的办法……我认为严肃的作家就要勇于创造,向着未知的方向探索”^[7]。而小说中跨文化创伤的书写就是基于这种寻求解决现实世界的困境的尝试,在这种书写中可见石黑一雄对身份认同困境的敏感和书写的娴熟。这种困境根植于现实,同时散射于回忆和文本的字里行间。

另一层是在悦子记忆的纵深处,悦子以及悦子的故人绪方先生、藤原太太、佐知子、万里子等长崎人的创伤。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强调记忆的集体性和社会性,他认为记忆是一个人生活其中的群体、社会以及时代文化环境的建构。战后的长崎人刻意强调“向前看”,忘掉过去,绪方先生在街道避开过去的房子,悦子收藏起过往的卡片,放弃以前钟爱的小提琴,和夫不愿意再婚……这些隐藏在悦子记忆中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的地方恰恰是最为疼痛的所在,不仅是个人,更是集体不愿意承认和正视的,这些共同的经历通过社会活动和文化氛围凝结成集体的记忆,改变了长崎人共同的身份认同,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未来。这种创伤群像透过生活的点滴得以呈现:丈夫的同事在谈话中反映年轻的女性开始和自己的丈夫投票给不同的政党,绪方先生曾经教过的学生发文质疑他们在战前所传授的思想,认为绪方等人的工作“用在了不对的地方,罪恶的地方”^[5]¹⁸⁹,“教给日本孩子可怕的东西。他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5]¹⁸⁹。正如哈布瓦赫认为的,存在着特定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特定的个体记忆能否被唤起、以什么方式被唤起和讲述出来,取决于这个框架。透过悦子的个人回忆视角,战后的社会变动,人们文化认同的消解一一展现,实际是一种社会化框架下的个体记忆。

这种多重性的记忆显示的是主人公内心创痛造成的个体身份、经验和记忆上的分裂,“创伤患者的记忆被分裂成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日常生活记忆,有时间性;而另一部分是创伤记忆,具有无时间性。创伤记忆的这种特性造成个体在身份、经验、记忆结合上的鸿沟。从而将个体分裂为双重的难以结合的创伤存在”^[8]。正是利用了这种

分裂的主体的特征,石黑一雄不仅展现了个体的命运和创伤,而且建构了同一文化语境下的群体认同和群体创伤。从个人的有限视角却可以嗅出战后重建的新气象里一缕战败国的自信瓦解、尊严不再的文化创伤意象。而这种不拘囿于个人悲痛,透过小视野见出整个民族创伤的回忆叙事也让文本多了一层厚重之感。

二、缄默:不可靠、不及物的创伤叙事

石黑一雄透过主人公悦子的回忆,构造出一种受创者尝试掩盖却难以掌控内心创伤而最终暴露的叙事框架,读者和隐形作者会对悦子叙事的不可靠形成默契。当悦子放弃遮掩,恰恰契合了读者的期待,当最终佐知子母女就是悦子和景子的悬念得以证实,读者却又感伤于悦子的境遇。小说本身化用了受创者的回忆叙事特点,这种特点显示为其创伤记忆和叙事记忆的不对等现象,这种不对等造成一种立体化的叙事特色。受创者将自己的回忆整合、建构,讲述给听众,以疗愈创伤,整合之后的记忆与实际的创伤记忆存在差别。“创伤性回忆是关于可怕经历的一些无法被理解的碎片。它需要按照现有的心理图式将其完整化,并且转换成叙事性的语言。而为了使这一切得以成功地实现,受到创伤的人似乎往往得返回到记忆之中来完成这一切。”^[9]但是悦子在长崎经历过的战争创伤,在英国经历的文化上的流散创伤,景子死亡带给她的创伤,这些过往斑驳流离,伤痕累累,回忆对于悦子来说是一个充满痛苦和悲伤的过程,她竭力回避这些记忆以避免二次伤害,但是创伤却让她不得不回顾过往。在重重的悖谬和心理不可控因素的挤压下,她的回忆具有伪饰和自觉不自觉的遗忘,叙事上也出现碎片化和变形扭曲。总之,小说中叙述者悦子的回忆叙事是一种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叙述最早是由叙事理论家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提出的:“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时,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10]叙述的不可靠实际上是石黑一雄小说世界的基底,小说以回忆往事和呈现当前生活穿插进行。在回忆里悦子将自己和女儿景子伪装成一个朋友佐知子和她的女儿万里子来讲述过往,但是直到最后,读者才真正确信这一点,延宕造成叙事上的悬念和一种意犹未尽的艺术韵味。申丹指出:“在

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一位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11]后者对于当时自己行为有着潜在的评价判断。悦子有选择性地叙述了自己的过往,并用更符合自省时所认同的价值进行重新建构,记忆里遵循传统日本女性规范的悦子和后来离开丈夫带着景子出国的悦子形象相差甚多,这是她逃避自己内心的罪恶感,企图通过掩盖往事疗愈创伤的一种努力。

悦子的叙事带有时间混乱、叙事省略等特征,呈现出一种分裂状态:悦子沉浸在往事里难以自拔,在现实中面对自己的女儿妮基时,却隐藏自己内心的创痛,选择沉默,似乎已经对往事释怀。精心构筑的回忆中悦子的假面却暴露了悦子难以面对痛苦的记忆,难以疗愈内心的创伤。根据创伤理论,创伤事件在发生时幸存者或见证人在心理上受到的震惊使他们无法理解事件,他们一方面对创伤事件的记忆进行抑制,另一方面又不可控制地不断重现创伤性情景,记忆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形和扭曲或者以伪装的形式出现。而悦子一方面不停回忆过往,一方面又掩盖创伤,伪装自己,这种分裂行为表现为她的记忆上的不连贯和叙事的空白,她的记忆整体避重就轻,对于读者热切想要了解的重要情节刻意闭口不提,读者只能从她不可靠的记忆叙事中进行联想和推论。

石黑一雄按照创伤记忆和悦子的心理行为组织来叙事,叙事勾连起两个迥异的时空,但是她和周围世界之间存在明显的疏离。悦子难以将自己的创伤记忆讲述出来,她生活在孤独的隔离状态之中。和妮基共处的五天里,她并未将回忆转化成叙事,而没有经历过战争和跨文化的妮基也难以理解悦子的真正伤痛,无法从悦子的立场思考过去对悦子的意义,处于现代伦理语境中的妮基是从个人价值的角度去思索悦子的选择的:“‘不管怎样’她说,‘人有时候就得冒险,你做得完全正确。你不能看着生命白白浪费。’”^{[5] 229}面对妮基,悦子避免提及过往,“‘我们别说这个了,’我的语气更加坚定地说,‘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5] 229}“没什么,没什么特别的,我刚好想到,就这样……”^{[5] 237}创伤记忆对悦子来说难以回溯,但是重新讲述的过程实际是有效的疗愈过程。创伤难以言说,但又因受创者难以抑制地返回到创伤场景的心理特点,从而具有了一种必须言说的冲动,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立又统一的悖论关系。

创伤会造成叙事能力的失去,而创伤叙事通常作为衡量创伤痊愈与否的标志,被治愈的标志在于受创者最终能否获得叙事的能力。“从创伤中恢复取决于将创伤公开讲述出来,亦即能够将创伤实实在在地向某些或某位值得信赖的听众讲述出来,然后,这些听众又能够真实地将这一事件向他人再次讲述。”^[12]从小说来看,悦子最终并没有得到完整叙述自己过往的契机,因此被剥夺了通过见证而得到心理治愈的可能性。悦子表面看起来能够融入日常,实际上难以将往昔和当前的时空相结合,在身份、经验、记忆各个维度上分裂为二重性的存在。她的记忆持续不断,却又是不及物的、静默的,最终当悦子暴露了自己的伪装,被噩梦纠缠,却难以言说内心的痛苦和悔恨,终沉溺于多重的创伤记忆。最后,悦子站在门口,“我笑了笑,朝她挥了挥手”^{[5] 243}。轻描淡写下是沉重的伤痛,而这种将悲痛用浅淡的笔墨带过的手法正是石黑一雄的特色,不着意描写灾难,而聚焦于个人的内心,在静默中呈现一种历史语境下个体的无力和伤痛无可疗愈的绝望。

三、梦境:难以治愈的内心创伤

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个体会表现出噩梦、侵入式回忆、回避、情感麻木、过激反应等“创伤症状”,通过语言或非语言化的行动表现出对创伤的不可抑制的重现,文学书写通过想象对创伤症状进行还原来表现主人公的创伤状态,而梦境书写是呈现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文学表征之一。通过对梦的书写,作者跨越平凡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段,在平凡日常中加入奇诡、梦幻的场景,增添了作品的深刻隐喻和象征意味。弗洛伊德认为,梦是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往往是人最真实的自我的表征。美国精神病研究学会在对越战老兵的创伤后紧张综合征(PTSD)诊断标准中指出,患者通过多种方式反复经历着创伤事件,有关创伤事件的片段诸如图像、意念、感受等反复出现;有关创伤事件的梦境反复出现^[13]。

创伤的这种梦魇特征使得梦境描写成为创伤叙事的重要手段。因为梦是人最真实的无法控制的自我,是人内心深处的痛苦最具隐喻色彩的扭曲展现。哈布瓦赫的理论认为,梦境不同于记忆所具有的社会建构性,它是自发的,建立在个人的生活心理的基础上。石黑一雄作品中的梦境主要通过带有迷离恍惚的幻觉、破碎混乱的意象、难以

言喻的臆想和幻像来展现。在他的带有意识流手法的作品《无可慰藉》中,主人公瑞德全程处于混沌不解的梦游状态,自由穿梭于各个空间,而这梦的最底层,即内心最脆弱最不愿回想的创伤。随着故事的发展,仿佛一场梦醒过来,残酷的现实逐渐暴露,直到最后她的妻子消失在人群中,仿佛一场迷离悲伤的梦境,梦醒后却迷惘不知从何处寻觅。在《远山淡影》中,主人公悦子经历了三次同样场景的梦。她梦见偶然在公园瞥见的荡秋千的小女孩,她逐渐意识到,小女孩实际上是景子;小女孩看似在秋千上,实际上悬挂在秋千上。这个梦境和景子上吊的场景有着诡异的相似性:“我发现这个画面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女儿在房间里吊了好几天。画面的恐怖从未减弱,但是我早就不觉得这是什么病态的事了;就像人身上的伤口,久而久之,你会熟悉最痛的部分。”^{[5] 65}悦子重复的梦境源于心底最深处的痛楚,景子自杀带给她深重的阴影,连景子住过的房间在她眼中都呈现一种恐怖的神秘感,她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经过她的床,惊醒后总是感到景子的房间传来声响。内心恐惧感和痛苦化为一些幻觉,影响着她的生活,现实中悦子却压抑自己的想法,面对妮基,她尽量不提及景子;面对邻居的询问,她伪装景子依然活着,景子死亡后悬吊在房间的场景无数次在她脑海闪回,景子的逝去成为悦子人生中难以填补的空洞,尝试忘记却如影随行,悦子生活中萦绕着关于景子的一切,由景子又延展到二十年前的日本,叠合成一部充满创伤的人生回忆录,凝结成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在与现实人生的交织中映射出难以治愈的后创伤状态下凄冷的人生况味。

引发悦子梦境和幻觉的契机是悦子心中的愧疚感,悦子回忆二十年前的自己和景子,运用的是佐知子和万里子这样两个替身,企图掩盖自己,减轻罪恶感。但回忆是经过人的思维的活动,难免见出和梦境同样的心理阴影的投射。石黑一雄常常运用奇特意象营造一种超现实的意境,悦子回忆中出现的河流、绳子、灯笼、月光等都是半梦半真间带有梦境般的缥缈。小说中悦子和万里子的两次相似的对话实际是悦子经过创伤心理幻化的场景。悦子两次去追捕出去的万里子,都是在桥上,万里子反复问悦子为什么手里拿着绳子(灯笼),脸上显出恐惧的神情。综合悦子回忆中的不可靠叙事,这两次回忆中的场景也未免真实,实际

是悦子内心痛苦的白日梦般的投射。绳子和灯笼都是具有悬吊特性的物品,景子上吊自杀后,这类意象成为揭开悦子伤疤的引子,悦子回忆中对这些意象进行歪曲,认为万里子曾经对其表示恐惧,实则是悦子将内心恐怖移置到回忆中的缘故。而实际上在作品中河流和桥起到分割悦子和悦子回忆中虚构的自己的假面佐知子的作用。在桥上,悦子和佐知子完成了统一,悦子在桥上劝说万里子的场景实际上是悦子出国前劝说景子的场景,而且因为“月光”“湿漉漉的绳子”“影子”等种种意象的运用,而使这些看似简单明了的场景显得虚虚实实,似梦似真,又带有哥特式的恐怖之感。梦境和记忆相互重合,记忆中嵌套着经过思维选择的白日梦,正如瑞典学院给出石黑一雄小说的获奖理由:“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14]从小说《远山淡影》来看,这种力量来自于叙事形式的嵌套特点带来的空间上相互重叠,时间上无限延伸的效果,悦子自由穿梭于现在与过去、现实与梦境之间,由此回忆显映出梦境的痕迹,而梦却成为难以释怀的回忆的变形。这些奇诡的梦境表达的正是记忆的个人化和复杂性,显示人难以疗愈的内心创伤。

正如其标题“A Pale View of Hill”显示的意蕴一样,《远山淡影》的创伤叙事是淡漠却又深远的,石黑一雄并没有着意于描绘悲痛,运用不可靠的记忆、空白叙事和哥特式的梦境等手段带来的是一种迷蒙悠远的悲感。虽然石黑一雄长在英国,对日本的印象只有儿时的记忆、父母的影响,还来自一些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日本电影,但是《远山淡影》这部作品中却隐含着一种日本文化的气韵,作品亦真亦幻的回忆叙事带有一种日式的静寂的物哀之感。记忆视角的运用,使读者得以透过个人的命运,反观整个时代和世界背景下的集体创伤,更增添了作品的厚重,为石黑一雄之后的写作奠

定了一个至高的基点。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96.
- [2]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 [M]. 高觉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14.
- [3]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City of New Haven: Yale French Studies, 1991:79.
- [4] Cathy Caruth.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M]. Washingt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5.
- [5] 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 [M]. 张晓意,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6] 保尔·利科. 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二 [M]. 王文融,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186.
- [7] 梅丽. 论石黑一雄的历史创伤书写 [J]. 中南大学学报,2016(22):197-202.
- [8] 王欣. 创伤叙事、见证和创伤文化研究 [J]. 四川大学学报,2013(5):73-79.
- [9] Bessel Van der Kolk. Psychological Trauma [M]. New York: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1987:176.
- [10] 韦恩·布斯. 小说修辞学 [M]. 胡苏晓,周宪,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58-159.
- [11]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38.
- [12] 柳晓. 创伤与叙事——越战老兵爱布莱恩 20 世纪 90 年代后作品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5.
- [13] 美国精神分析学协会. 创伤后紧张应急综合症诊断标准 [S]//精神分裂症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 台湾新北:合记图书出版社,1996:427-429.
- [14] 如是书店. 创伤叙事者: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获得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 [EB/OL]. (2017-10-05) [2018-03-02]. <http://news.qtv.com.cn/system/2017/10/05/014594333.shtml>

[责任编辑 韩冬梅]